

半日孤山



准風物談
胡竹峰

暑往寒來
雨雪紛，
春照遊客
似浮雲。
花開玉立
林風靜，
夕照亭台
水皺紋。
——《獨坐孤山》

古人謂一為蜀，山不連陵曰孤。蜀者，獨也；孤者，單也。不知是山孤還是人孤，孤零零人見囿囿山，以為山也孤，遂稱其為孤山。天下常見蜀山、孤山。江蘇靖江有孤山，山西運城有孤山，河北三河有孤山，山東濰坊有孤山。此外諸多地方還有大孤山、小孤山。

杭州西湖有孤山，乃四方孤山之絕品名品。然孤山不孤，倒影湖中，日日自行為伴，又以流水為伴，松石為伴，土木為伴，更有明月星辰為伴。真正孤單的，乃芸芸眾生的我輩啊。

孤山有人，蘇小小、白居易、林和靖、蘇東坡、康熙、乾隆、俞曲園、秋瑾、蘇曼殊……小小一丘，有帝王有名臣有文士有義俠。

人雖多，無非過客。
山雖孤，到底常在。
梅妻鶴子，孤墳一堆；澤被天下，人走茶涼。文章蓋世抵不過時間蓋世，車輪過去，流水如斯，一鍋又一鍋世事被蓋起，滾瓜爛熟到無影無蹤。

在孤山走着走着，走出了孤獨意思。

在孤山遠望雷峰塔。
資料圖片



盲區



自由談
姚文冬

最近的京劇舞台，發生了兩次意外，都是在《二進宮》這齣戲裏：一是，扮演徐延昭的老藝術家康萬生在跪唱後起身，因身體原因起不來，扮演楊波的老生演員機智救場，邊唱「用手攙起定國王」邊走向前握住康老的手，單臂用力，助他起身。二是，另一場演出的三人對唱中，老生演員失誤少唱了一句，導致青衣演員無法接唱。

雖知出了意外，但我卻理解錯了：前者，我以為是老生改詞救場，卻不知他是將「攙扶」這一虛擬動作，改為實做；後者，我誤以為是青衣忘詞，卻不知老生有錯在先。之所以這樣，是因為我沒看過這齣戲，故不知所以然。作為一個資深戲迷，竟沒看過《二進宮》？自詡熟諳京劇的我，竟有這樣的「盲區」，卻渾然不知。

不由想起前幾年，一位朋友聽說我愛寫京劇隨筆，便建議我多看看吳小如先生的文章。我問，吳小如是誰？他很驚訝，說你真不知道吳小如？我說我真不知道。朋友搖頭，表示不可思議。事後我去查詢，發現吳老可謂鼎鼎大名，他接觸過那麼多京劇的「真佛」，還寫了那麼多好文章，而幾乎做着同類事的小字輩如我卻聞所未聞，這不亞於木匠不知有魯班，難怪朋友以為我是在開玩笑。

如此「盲區」現象，並不稀奇，就比如有好些作家沒讀過《紅樓夢》。在大眾的認知裏，哪有作家沒讀過《紅樓夢》的？

我有一位朋友研究宋史，發表過論文，還出過專著，按說絕對算是無所不知的「宋通」吧，但有次閒聊，我想與他交流自己

日落西山，誰不是暮色裏的獨行者？
雷峰夕照，誰不是殘陽下的伶仃人？

來杭州多次，遊西湖多次，訪孤山不過兩回。杭州人多，西湖為盛，西湖水多荷多柳多，人更多。或許因為名為孤山，畢竟不是金山銀山，遊客倦懈，大多過門而不入。今日又上孤山，前後左右不過三兩點人影，七八個足痕，林深處，往往獨行。如此也好，如此方才得孤獨意思。

人有孤獨意思，然後能靜，靜而神聚，聚精會神，相會心神。

人潮如海，於是眾聲喧嘩，眾口鑠金，眾目昭彰，眾川赴海，難得在孤山獨享小我之境與大我之境。山鳥婉轉，蟲鳴聲微了，在樹葉草叢裏元氣渙散地哀鳴。走着走着，小我走丟了，大我走丟了，進入無我境，風彷彿能穿過身子，身心消散入了叢林。

在孤山消磨半日，得見我心。

我心何在？小小七尺軀內。我身何在？小小孤山之上。孤山何在？小小西湖水中。西湖在，孤山在。肉身不在，心神不在。湖不在，山不在，身不在，心不在。身心不在，湖山何在？身心不在，湖山雖在也不在。

有我才物有，無我亦無物。
有我時，世界方生；無我時，宇宙亦死。



客居人語
姚船

加拿大地處寒帶，天冷時室內暖氣成為生活必需品。

按多倫多市法例，公寓大廈管理處於每年十月一日開始，必須為住戶提供暖氣，至明年天氣暖和。至於一般房屋，開暖氣時間悉隨尊便，由主人自行按需要決定。

現代的房子，中央系統冷暖氣管道都是在建造時安排好，火柴盒式鐵皮管道會嵌入牆中和天花板內，除了用花紋鐵蓋裝飾的出氣口和進氣口外，看不出管道來龍去脈。

天然氣暖爐在地下室，冷氣機則安裝在屋外最接近暖爐的地方，共同使用室內管道。巴掌大的儀表裝在一樓，只要先調好幾個時段合適的溫度，需要時按一下「Heat」（暖氣）或「Cool」（冷氣）就行，非常方便。

為安全起見，我們也為住房的暖氣爐買了保險，出故障時公司會派人維修，而且每年免費檢查、清潔一次。自認十分穩妥，手動一動暖氣即有，早已不把這當回事。殊不知在今冬氣溫第一次降至零下

冷暖「二重奏」

時，卻突然被搞得坐立不安。

那天事先約好公司清潔暖爐。來人查看了一陣子，一臉嚴肅告訴我，暖爐外出管道溫度超標，有危險，必須立刻關閉。我急忙解釋，爐子換了沒多少年，這個問題每次循例檢查時都提到，我們自十月初開暖氣以來，一切正常，為什麼非要現在關掉？

他沒正面回答，只說：「這是我的責任。」「沒有暖氣，怎麼辦？」「換個新的！」斬釘截鐵，沒得商量，令人措手不及。他見我一時愣住，放緩口氣道，「明天可以叫公司派人來磋商。」

隔天，為求立即解決問題，我們同意換一台同牌子新款暖氣爐。

又過了一天，三位工人來了，拆舊裝新，十分順暢。我感到一陣莫名的喜悅，因一股北極冷風即將來臨，夜間溫度會降至零下，有了暖氣，怕啥？照樣可高枕無憂。可偏偏在測試完以後，得到的依然是壞消息，過熱，暫不能使用。又如當頭一棒。沒辦法，只能再等公司派技術人員來檢查。

信心隨溫度降至零點。雖然公司送來幾個臉孔般大小的熱風扇暫用，但功率太小，大概只能暖和一米範圍。人常在屋

子裏走動，只能說「杯水車薪」。我們穿上羊毛衣，加上雪襪，就像在室外一樣，待久了，仍覺得受不了。

坐着看電視，熱風扇在身旁吹着，還不錯，可起身一走開，涼氣撲面而來，因暖風吹不到。晚上提早上床睡覺，蓋上大棉被，暫時暖和舒服，可半夜去衛生間，一下床就像掉進冰窟，似乎從赤道瞬間到北極。這和暖與寒冷的交叉變幻，真如怪異的冷暖「二重奏」，直「奏」得人心神不寧。

幸而公司每天都派員來查驗，終於確定是暖氣爐進氣不足，管道被堵塞。最後只能鑿開天花板，剪開鐵皮管檢查。一看，大家都傻眼了，原來是建屋時疏漏，屋子管道銜接暖爐外管道處沒開口溝通。

師傅說：「缺氣燃燒，不單過熱，還消耗了更多燃料。」又問，「你在這住了多少年？」「三十年。」他搖搖頭笑起來。我在心裏嘀咕，這些年，多交了多少費用？

暖氣終於流進屋裏每個角落，那暖流似乎也在全身流淌。一個星期的折騰，彷彿過了一冬，令人疲憊不堪，但也讓我有所感悟，原來，那些平時認為不起眼的事，有時也會攤上大事。

生活無小事。

聚散循環獲自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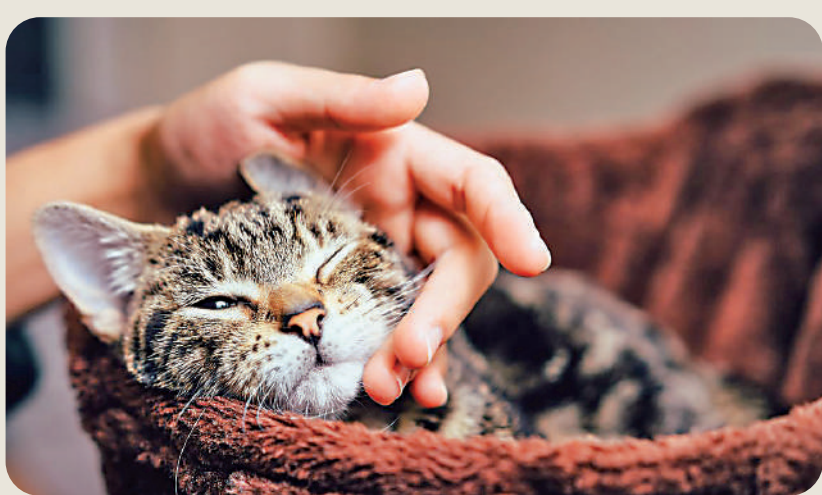
如是我見
吳捷

九月底，家中老貓往生一周。我買了一小盆明黃色的迷你月季，擺在牠的靈位邊。Hello Kitty裝飾的天藍色風呂敷，包裹着小小的木盒。輕輕問牠：喜歡這種花嗎？

說來慚愧，此前家族中多位長輩去世，我的悲痛都是短短的，淡淡的，也許因為與他們一起生活的時間不長。而老貓伴我十幾年，最後竟有些像老祖母：她看着我成長，終於年邁、體弱而多病，卻永遠愛我懂我。她離世後，我幾乎每天都會哭，「宵輾轉而不寐，驟長嘆以達晨」，後來感到，不可長此以往。梅特林克的童話劇《青鳥》裏，死去多年的祖父在陰間終日昏睡，但當孩子們偶爾想起他，他就會立即醒來。如此看來，因為我的思念，老貓在另一個世界裏也許一直不得安眠了。牠固然在回憶中永生，但當回憶變成執念，那執念拒絕放開記憶，執意要榨盡每一滴悲哀的情緒，也把牠和我都永遠囚禁在「過去」的牢籠中。好像瑞典暢銷小說《A Man Called Ove》的主人公，他痛失愛妻，對當下和未來的一切失去興趣，「He simply stopped living.」

月季是常見花卉，我從小就喜愛，愛它明麗多彩，重瓣婉變，素香雅潔。迷你月季的植株高度不到兩英尺（約零點六米），花朵直徑通常只有一英寸（約二點五厘米），人畜無害。書架上小小的靈位，若擺上大盆大束的鮮花，反而顯得沉重喧鬧，所以迷你月季正好。這一盆，外裹橙紅色秋葉主題的包裝紙，細莖小葉，花開四朵，還有三朵含苞欲放。看着靈位，常會想起「形神逝其焉如」：老貓究竟去了哪裏？

科學的解釋往往訴諸冰冷的理性，道是無情卻有情。宇宙中的星雲塵埃凝聚而成星球，地球與遙遠的星皆為宇宙之子，有相似的化學成分。地球上的生物雖離態萬千，卻無非碳、氫、氧、鈣、磷、鐵等元素的化身。花瓣，花色，花香，是花的形與神。其中的化學成分，是酚、醇、酮、醛、烯等有機化合物，由碳、氫、氧元素以化學鍵的形式連成。花朵萎謝，零落成泥碾作塵，



貓咪治愈人心。
資料圖片

形散神消，那些元素就回歸並參與大氣、水、生物、地質的基本循環，在天地永不止息的圓周中旋轉起舞，聚散離合，最終化作另一種形態。也許是山石，也許是流水，是從枝頭墜落的一滴雨珠，是一星螢火，一縷陽光。

莊子不是理科生，卻從哲學的角度理解了四大循環，也參透了生與死。《莊子·至樂》說莊子喪妻，鼓盆而歌。旁人怪之，莊子解釋：「我豈不為妻子的死而悲傷呢？但想想看，她本來沒有生命，而且無形無氣。種種奇跡與玄虛交匯雜糅，忽而變化，她因而有氣、有形、有生。如今她又因變化而死，其自然而然，正如四季的更迭相續。如果我痛哭流涕，就說明我對命數一竅不通。」《大宗師》篇說，人之有死有生，正如自然之有夜有晝。「大塊」也就是大自然或造物主，「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」因此如果我感到生之美好，也就應感到死之美好（也可理解為「如果它令我的生命美好，也應以同樣道理使我的死亡美好」）。

把死亡寫得如此妙不可言，當然不是宣揚自殺，而也許只是寫給留在世間的生者看的。我們畏懼死亡，在某種程度上是害怕親人和寵物被死神帶走，丟下我們獨自痛苦神傷，甚至失去好好生活的心情以及活下去的勇氣，就像因為晚年喪妻，幾次三番想自殺的Ove。

然而，當親愛的家人或寵物離我們而去，當騰起的烈火燃出青煙和塵灰，他們的靈魂就隨形體的種種化學元素散入天地間的循環，在生者無法想像的巨

大時空中飄忽運流，獲得沒有限制、沒有病痛、沒有辛勞的絕對自由。在《至樂》篇中，莊子借夢中觸臆之口說：死後「無君於上，無臣於下，亦無四時之事，從然以天地為春秋，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。」他們會化作一朵月季花，一縷花香，白雲滄海中到處都有他們的身影。他們其實一直陪伴在我們身邊，只是以一種新的面貌、新的聚合出現，我們一時無法辨識，難於相認。但當我們理解了循環的綿延不息，理解了永生的真正含義，從而對白雲、陽光和花兒由衷微笑的時候，那微笑會將我們從層層纏繞的執念中鬆綁，透過悲劇的淚水和沉滯的抑鬱，重新發現當下和未來的意義。如此，不但還死者以自由，更將重獲生者的自由。

因為莊子和無名觸臆的對話太有名，東漢張衡作《觸臆賦》，假想與莊子的觸臆談論生死。那觸臆道：「冬水之凝，何如春冰之消？」凝而如冰，乃有形體，消而為水，復入大化。生死就是元素的聚合離散，循環回收。莊子的觸臆又說，死亡之後，自由自在，「虎豹不能害，劍戟不能傷，與陰陽同其流，與元氣合其樸，以造化為父母，以天地為床褥，以雷電為鼓扇，以日月為燈燭，以雲漢為川池，以星宿為珠玉。」逝者合體自然，超越玄之又玄的眾妙之門，「不行而至，不疾而速」，在宇宙星辰間跳躍往來，也化為不滅的愛與勇氣，縈繞在生者身邊。

此刻，老貓靈位旁的迷你月季開得正盛。我輕輕問牠：你在哪一朵花中呢？

豬紋陶鉢



市井萬象

近日，「遠古江南·海陸山河——河姆渡文化發現五十周年考古成果特展」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，該展展出河姆渡文化各遺址出土的陶器、石器、骨器、貝器、木器、編織物等三百二十四件（套）文物，生動呈現河姆渡人豐富多彩的社會生產與生活情況。 中新社

展出的豬紋陶鉢（新石器時代，河姆渡文化）。

